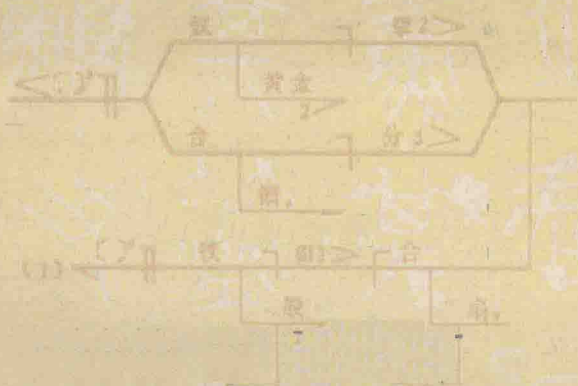


古漢語言語入門

趙步杰著 顧頡剛題

(一)



延安大學中文系

H109.2
ZB9

古汉语言语入门

赵步杰 著

(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延安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九年七月

黎锦熙先生序

赵步杰同志把他的《古汉语“言语”入门（修订稿）》从延安大学寄给我；前几年我初见他的这部讲义原稿，就觉得“言语入门”之说有点儿突出；他说当时同人多不赞成这个名称，而他坚持，我就觉得这个突出是有创造性的，是从教学实践的经验中得到的一种启发。我就想把自己的看法给它阐发一点儿理论，以备群众的研讨。不过，现在写业务性的文章，都得提到政治思想上的原则上来，所以我先把答复张文焕同志的信节引两段如下：

‘承你对1953年初发表的《汉语语法两体系》批注完。但有一段较为重要的阐明：

‘我和刘世儒两人为什么要把《汉语语法两体系——科学体系和学科（教学）体系》定为这篇论文的篇题呢？这里用“体系”这个词，指的是在学术业务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政治体系：第一、大家知道，语法是语言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它，首先要问应当是“什么目的”，是不是对于人类社会要有所贡献？是不是要有所发明、创造为世界各种语言规范改进其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属于第一“科学体系”的研究。其次，就得问应当是“为什么人”，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要把自己所研究而认为是较好的理论方法来应用于实际，

“为祖国语言（汉语，全民的，大众的）的纯洁与健康而斗争”，然后能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教工作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具服务。这就是属于第二“学科（教学）体系”的研究，因为实际问题就是要把小、中、大各级语文“学科”和“教学”方法彻底改进，把教材课本编写得进一步完善。所谓“两体系”，只是一码事的两方面；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研究是应当同时进行，“选”相改善的，我们在这论文“结论”的第（3）项已有强调的声明：研究这两体系时，“可以说‘学科（教学）体系’简直就是‘科学体系’的加工”（因为要联系其他有关的科学，主要是教育学和学习心理学）。——打个比方，以大喻小：我们两人（当然还有参加讨论的）这个集体的语法小工厂，就是把这篇论文当作《鞍钢宪法》看待的；所以，二十年来，从‘学科（教学）体系’研究出版了初步教学用的50多页的小册子《汉语语法十八课》，再把每一课扩充起来，安排到‘科学体系’中，陆续出版了进一步研究参考用的150多万字、1,600多页的《汉语语法教材》三大册。

“所谓‘加工’，就是本着上文‘两体系’的研究和出版的原则，要同时并举，选相改进的意思，不要把普及教学的东西看作是要减低水平、降下程度的，一句话：普及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接着下一句话：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就是说，不要把普及对象广大群众的水准误看做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思想和理解能力正在发展中。例如你若研讨语法教学（大众性的）问题，就该想起

这是语法科学研究的“加工”，要加一种“精简”的工（如系统分明，重点突出，易学管用），绝不是改成些‘粗漏’的东西。下一句话尤其重要：你若求语法科学研究的前进，就要确实地认识那些并不知道语法的人民群众，其口头“言语”就没有不合于所谓‘语法’的，它就是“语言”的基础、‘语法’的根据；是语言科学一切资料的源泉。——这“言语”一词，英译可特用spoken（即动词speak的p.p形式，指谈话、口头报告），一般泛用的名词即speech。十年前南方语法界有人建议与‘语言’一词分开来用的，今姑从之。

同个‘画龙点睛’，引文到了末尾就把“言语”两字跟序文焊接起来了。那么怎么样才是“言语入门”呢？任何一种“语言”，总要入“言语之门”，才能完成这种“语言”的任务。尽管说的是某种语言的“普通话”，共用这种“语言”的人听了都懂，若只够互道寒暄，共喊口号，那是才跨进门槛，还未升堂；到了堂中，彼此发言，意通辞达，总算入了“言语之门”了；然而还未入室，必须是在会议室中高谈雄辩，引起共鸣，或是在起居室中，促膝谈心，‘推襟送抱’（这是个表示‘亲切友好之谈’的成语），然后尽了某种“语言”的能事。

上边是就某种语言的“普通话”说的，中国的汉族“语言”过去提倡‘统一’已历七十来年，由于祖国地方大，人口多，现在还在大力推广汉语的“普通话”，要求‘尽其能事’，还得努力进入“言语之门”。假如双方会话，不能用普通话而各用其本地“方言”（四大方言区和北京标准的“普

“普通话”的差距，就跟象英国语和德国语的差距，所以教学上是与外国语同比例的），那就是还未具备入“言语之门”的基础（不过四大方言区之外还有“普通话”范围内的“小方言区”，对应转变，升堂较易）。更由于祖国的历史长、文化古，还有一大批的用统一的汉字刻印流传的“古汉语”书刊和现代的“文言文”作品，是不是也要入“言语之门”呢？恰巧，赵同志这部讲义就替我答复了：必须要“古汉语入言语之门”。

那么，又怎么“入”法呢？任何不同的语言，都可以在直达“言语之门”的程途上搭一道过渡的桥——翻译。

这种“翻译”，与一般翻译的意义有所不同，不是不同语族整个内容的口头翻译（例如外交上的“对话”），也不是同一语族的方言翻译（这是说话时“口音”和“词汇”不同，属于音韵学和词汇学即词典所管），这乃是“语言”中用词造句的“言语”翻译，是专属于“语法、修辞”一类的。而赵同志所编写的正是一部“语法”讲义。

“语法”中这个“言语之门”的问题，过去是很不被重视的，现在却有了关于政治的现实意义了。几千年工农兵广大群众从来不能读、不让看的书现在都到眼前来了！二千多年前的作品，如《荀子》、《韩非子》和《商君书》，如果有人要读一读原书，注释本又特少，大家正在设计这个“翻译”的桥梁怎样架造法。

我得到赵同志所创“言语入门”这个名称的启发，于是兴奋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古汉语语法的“言语入门”的研写法提纲举例》。现节引其一部分如下：

“古汉语作品分析的三部曲”(1974, 二月稿)

第一部曲 简注本篇古“词汇”的音义,串讲内容,只求“达旨”。——例如在今天选讲《荀子》,初步只能按词句略阐明其内容大意。如果听众中有要学习原文的,才可逐词逐句对应“言语”奏出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 把原文“翻译”成现代白话。——要讲得人人能懂,又完全符合原文的语意,准确无误。

举《荀子·劝学》篇第一段中的一组复句为例:

〔原文〕木,直中绳;𣎵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𣎵使之然也。

〔译语〕木料,直本可合于绳墨;但人若揉它成为车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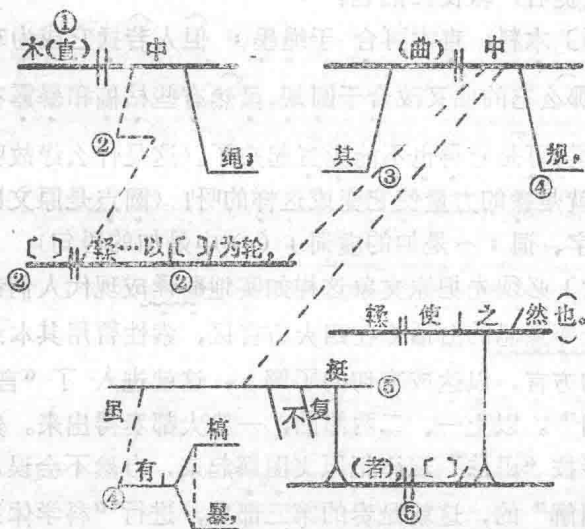
那么它的曲又改合于圆规,虽然有些枯槁和暴露在太阳里,可是它再也不能挺直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揉的力量使它变成这样的呀!(圆点是原文已有的字、词;—是加的虚词;()中是加的语句)

〔注意〕必须先把原文象这样如实地翻译成现代人们都听得全懂意思的白话(在四大方言区,索性暂用其本地风光的方言,以达成真切的了解),这就进入了“言语之门”。以上一、二两部曲,一般大都奏得出来。然后逐步按“语法”规律把原文图解起来,自然不会误成“病图解”的,这就是奏的第三部曲,进行“科学体系”研究以提高“学科”质量的“加工”。

第三部曲 画出原文的“总图解”——自学和教人合并进行,分两步骤:

(1) 前奏——就着原文，先在骨干成分的字、词下标出：=，主语；—，谓语；~~~~，宾语或补语。（原为“读书加线法”，是初步析句时“图解一切长句子的手续”。因为这样把“六大成分”的四个骨干成分“抓紧标记”，才便于安排图解的间架。——“骨干成分”都划在每个单句横线的上边，其下边是‘附加成分’，可不在初步分析之内。但若以机械为喻，这‘前奏’终究还是整理“零件”，不是安装全部机器。）

(2) 交响乐，大合唱——总图解：（‘总图解’是全文集合的‘大合唱’。）



①“木”，主语，“直”“曲”是主语的部分同位。

②转析句：〔 〕，省略号；主语，泛指“人们”，照例省；宾语是代词“之”（它），指“木”，承前省。

③这对上文是转折句，对下文兼作“其曲中规”的条件从句（条件多用假设语气。但若把语意放轻些，也可认作时间从句，如同说“当‘揉以为轮’时”）。

④“不复挺”是对上文“曲中规”的承接语；可是它前头又用连词“虽”连着一个让步从句——在它后边的主句对“虽”总是转折关系，要注意。

⑤“者”，古汉语（文言）中特殊的联接代词，与上文“不复挺”为同位（如同说“这个”“这件事”“这个缘故”），为下文“〔是〕揉使之然也”的主语，合成一个总结这一组复句的“判断句”，——“揉使之然也”这个补语子句，就是章法上照应全篇主旨的。

〔注意〕请参看《古今作品分析图解简说》。

“总图解”是从词汇音义，句法成分，文白对译，词类、词组，复句，句群，段落、篇章等教学程序进证其科学体系，综合而成“一盘棋”。看图解，就能对原作品了解其文从字顺，脉络贯通，语法上烦琐的术语名词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请参看《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396页，这里附录其末段如下：

“图解法如果运用得适当，在帮助汉语语法的科学研究上，可以总结它的几个优点：一、绘出思想表达的“语言形态”；二、思维规律（逻辑的）和“语言规律”（民族习惯的，包括文学的）的统一；三、句法成分和“词类”的统一（就是说，可看出句法成分和词类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四、词形、词义、语意（包括语势、口气等）和“词序”“句型”“章法”的统一（就是说，对于语法，可以把形态学和结构学结合起来；而语法研究，同时又能联系实际，结合修辞）”。

总而言之，不论古汉语和现代作品，也不论分析图解的繁简高低，全都是要通过某种“语言”的“言语”的，大都是要跨过“翻译”桥梁而入“言语之门”的。

最后赘言：研究语法，教学语法，两般体系，一条纲领，就是：不要“为语法而语法”！——如果说，全世界学术专科里有语法，我们也得追随着搞语法；我们学校里有语法这门课程，我就照例担任语法；为了学生毕业，我就‘对本生歌’地讲完这部语法……这些说话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把语法弄得‘没有灵魂’了；没有灵魂则“幽灵”将起而代之，说不定在语法业务工作上不自觉地犯了路线错误，因为他的意识中还没有清醒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赵同志的语法老师是前西北大学的傅子东教授，解放前与我不约而同地尽心于“句本位”的语法规制和“图解法”的教学方法。至今少数高足得其传授，赵同志即其一人，近有信对我说，傅老师的语法创业未半，其“要害”就在“为语法而语法”。善哉此言！足以作为语法的科学研究和学科教学‘同时并举、迭相改进’之“新生事业”的启示了。是为序。

黎锦熙

1976.3.18

（时年满86岁）

叶圣陶先生信

(代序)

步杰同志：惠书和大著《古汉语语言入门》三大册，昨天接到。看信中所叙，约略想起二十年前尤先生交来大稿的事。今天我看了《入门》上册的《黎序》两篇《自序》和《导言》，粗浅地知道了这部书的作意，就给您写信。您这部书是“举一隅”的意思，不是浮泛地举，举得颇扎实，让人家通过这个而自己去“反三”，去阅览古汉语的书。我这样说，您认为有几分对吗？古汉语的书不必人人都看，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可要学，学就要学好，要扎扎实实地学。您这部书是很好的引导。我视力衰退，最近左眼看东西歪斜，两眼不能协调，阅览（阅览须戴眼镜并用放大镜）和书写只能单用右眼，易感疲劳，只能少看少写。对于这么一部稿子，恐怕难以通体阅览，即使看完全也未必有什么意见可以贡献，恳切希望您能原谅我。即请

著安。

叶圣陶 一月二十三日

朱星先生序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赵步杰同志从延安大学邮寄给我所著《古汉语言语入门》油印本三册，请我提意见。我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写了以下几条读后感。

一、首先是步杰同志根据毛主席的哲学理论来教学古汉语，这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语言学习方面提了不少看法，我们必须重视。他并不想在语言的各个具体科学问题上提出个人的解释，只在人民群众的要求，革命的利益和方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及世界的潮流等方面指出应注意之点。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并不重视，以为毛主席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说过什么；我们搞语言学不需要研究毛泽东思想。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赵步杰同志所以能编写出这部新著，就是根据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

二、该书实际是“古汉语教学新编”，它包括古代汉语的语言和言语，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相结合。又沟通古今，出入往返于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做到既通而精，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全面认识，彻底掌握。又可称“古汉语教学集成”。

三、吸取一般的古汉语教学经验，要教学扎实，对号入座，不能满足于字词简注法和逐句串讲法，全文繙译法。这些作法是一种形式主义偷懒做法，最易造成囫圇吞枣、望文生义、混说大意、一知半解之弊。因此，他采取全套方法；

从字原（初文、初义、本义和假借、引申的变义）以及词性、文法位次、最后用图解分析。这确是对古汉语教学的高的要求。古人只有“读书必先识字”一法，也讲文法上下文，但缺乏今天新的文法所说的词类词性（前者是常，后者是变）位次（也有常与变），更无图解。不过古人还有熟读与练笔一法很重要。今天学外国语与古汉语二大工具，必须重视。旧时代提倡死啃，即不懂文义的背诵，当然要反对。若果文义都讲通了，再加熟读成诵，是可进一步体味文意以及修辞上许多妙用；且在记忆上扎了根，好处甚多。须知熟读并非浪费时间，而恰恰是节省了时间。学外文更见其效。今人往往自命为杜甫专家、李白专家，但与人讨论李杜时，还须临时翻书找例句，有时还匆遽找不到，满头是汗，十分可笑。学古汉语者也要注意这点。还须练笔。如讲毛主席诗词，自己没有练写过，不知其中甘苦，也决讲不好诗词。旧诗词都有各自一套的特殊语言。古体诗与近体诗不同，近体诗与词不同，词与曲又不同。教学诗词只能讲些内容思想大意，不能讲语言，未免美中不足。所以我今天提出教学古汉语的教师还须下这个苦工。不单背诵一定的名文名诗词，还须练习写作。不求鸿文绝唱，至少要像个样子。例如练写文言文若干篇后，通过这个实践，就会感到在字词造句的认识上有极大提高。这种提高是片面阅读中所做不到的。所谓由懂而精，就要做到这点。

四、阅读古汉语粗讲易而细讲难。如《左传·曹刿论战》一文，初中语文课本上就选入。但要细讲就难了，不单生字词文法修辞上，而且涉及各种知识。如古历法（孔颖达正

义说“春不出征”。原来周历春正月正是夏历的十一月），古车乘结构（“登轼而望之”，轼不是今扶手板），古战法，……

五、讲解古汉语固当力戒望文生义，失之笼统；又须力避一意创新，失之穿凿。要求有充分根据，实事求是。如讲通假字，必须说明该字的上古音的韵部和声纽。讲古字的初文初义，必须查对甲骨文、金文，不可拘守许慎说文解字。总之，古汉语注解中的问题很多，所谓古注、名注、善注也不可太迷信。现在的新注，由于缺乏旧根底，因此错误很多。我曾写“注释学研究”一稿，提出要请大家注意注释这一专业，并非无的放矢。

赵步杰同志的锲而不舍的苦干和谦虚认真精神感动了我。我们根据党的双百方针，无理由不予支持鼓励。而且他坚持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不同的新见解。事实上他搞出的这一套，果然是过去语言学界没有见过的。尽管其中还有一些还待讨论商榷之处，但基本上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是值得我们赞扬学习的。是语言教学中的一朵花，就该让它放，让它试验。这有助于文苑之繁荣，有益于教学质量之提高，确是好事，何乐不为？

延安是我党的革命圣地，全国人民都热烈地盼望延安大学在科学文化上也发挥革命精神，做出优异成绩。赵步杰同志坚持数年的努力，写出了这部教材，正说明了延安地区和延安大学党的领导勇于贯彻了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与政策。前途光明，企予望之！

朱星
1979.4.24.于北京

自序

一九七〇年冬，我们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吴旗（吴起）县去办师训班，我偶尔看见有人释《叶公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的“以”皆为“用”。我颇惊奇：“用钩写龙，用凿写龙”勉强可通，“用屋室雕文”如何“写龙”，我可窘住了！继阅其余，又见释“窥头于牖，施尾于堂”的“于”皆为“在”。这我就不得不再去看看语文课本！连带地又看见语文课本注：“五色无主——脸色变化不定，惊恐万状。”这就更奇了！“惊恐万状”，古人“脸色变化不定”，而今人则“变颜失色”呀！古（战国西门豹治邺时）今（明宣德间）人（廷掾与豪长，成名妻）惊恐则“色如死灰”、“面色灰死”，而独叶公惊恐则“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呀！这“尽信书，不自信”何异“宁信度，无自信也”？若尽信书，光讲字义，不管词间的关系，不究实际，那么“夔一足（脚）”、“尧舜与人同耳〔朵〕”，就可信以为真了！其实，“钩（制钩）”即《庄子·胠篋》“窃钩者诛”的“钩”——腰带钩，代所有的穿戴，“凿（制凿）”，“殷”的借字，即舂米石臼，代所有的用器；“以”皆训为“依”（即按照画下的龙雕刻制造——这三句是“排比句”，由自身“穿戴”到身外“用器”，以至于“屋室”），表动作之所依凭（参看《傅氏文典》卷一）。前“于”训“从”，后

“于”训“到”。“五色”即“正色”，“无主”即《庄子·天运》：“〔在〕中〔心〕〔道〕无主而不止〔留〕”的“无主”（“正色无主而不止〔留〕”岂不是“变颜失色”）。千余年来，译注谬误，症结在于惯于望文生义、就事论事，不能“全面看问题”，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深感以往古代汉语（包括古典文学）教学大有改进的必要。以为必须彻底肃清历来只顾“念经”不管“众生”的人孤立地、脱离实际地把“古诗文”讲成“字词典”，或把《百家姓》讲成《千字文》的恶劣影响及其流毒；以为在目前，欲达此目的，必须通过语法图解这个唯一的手段，别无二法（详参“导言”）。

一九七二年夏，我们又招收了一班进修生。给同学编写古代汉语讲义，回想到一九七〇年在吴旗师训班的事，结合着“教材要彻底改革”的号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下定决心，分析研究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回顾自己研习古诗文——编写《“信陵君列传”言语通典》和《“离骚”言语通典》的前前后后，——从学习“人话文”到打倒“鬼话文”（刘大白在他的《白屋文话》中称“白话文”为“人话文”，称“文言文”为“鬼话文”），从打倒“鬼话文”到“注骚阐微”（本讲义第五章第一节），总结归纳出一条新路：欲博览群书，必先精通一册；欲精通一册，必先穷究数篇；欲穷究数篇，必先逐字逐词剖析各种句型。以为能与惠施对话，必可与庄周论道。于是把“古代汉语”（实际上还是“语言”和“言语”、“科学”和“学科”的混沌体）课改为“古汉语言语入门”（实际上是提出了另一种新课题——黎锦熙教授曾把它誉为“新学说和方式”），明确了本

课程的目的要求，彻底革新了旧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这些在“导言”中已经有了说明，兹不赘述。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形而上学猖獗，我工作中曾遇到了不少困难。幸有党的“双百”方针和正确政策，幸有校系党政领导诸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才使我思想得以解放，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业务上，幸有黎老（锦熙）的谆谆教诲，多方启发，多方鼓励，才使我有了信心。黎老八十多高龄的老人了，百忙中对我进行函授；1976年3月在病床上为我撰写序文（黎老接到打印的序文后，随即亲笔在给张天佑、黎泽渝、程观林、张文焕等同志的几份上都特别批注说：“这是我讲‘语法’的总结论”）。叶老（圣陶）视力衰退，在阅写诸方面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1978年1月为我惠书代序；病重期间在医院还念念不忘对我的面教；当我遇到困难时，给我惠书杜甫的《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诗鼓励我。顾老（颉刚）1978年10月在医院为我惠题书签。1979年朱星先生也是带病休养期间为我撰写序文。傅子东先生生前（时年已近七十），也曾辛辛苦苦地培养我，为我逐字逐句地修改《信陵君列传》、《木兰辞》等诗文的语法图解和翻译。高元白先生也经常地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在这儿，通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先从傅先生习语法，后又就教黎老，对两位先生的学术理论、分析方式，体会得都不够深透，所以尚有“小异”，但基本上是“大同”的。在图解方面，黎老的既析语句成分，又辨词逗种类；始于句逗解剖，终于篇章综合；且有其大涵细入的“精义”与循序加工的“大用”，可视为“高